

中国小说排行榜 Chinese Top Stories

长篇小说

《西去的骑手》 红柯
《檀香刑》 莫言
《花腔》 李洱
《坚硬如水》 阎连科
《白银谷》 成一
《沧浪之水》 阎真

中国小说学会
权威评定 Stories

中篇小说

《奔跑的火光》 方方
《唱歌》 张者
《玉米》 毕飞宇
《豹子最后的舞蹈》 陈应松
《卫川和林老师》 荆歌
《铁皮人的秘密情书+关于身体》 蒋志
《美国隐形眼镜》 王童
《马文的战争》 叶兆言
《素素》 何玉茹

短篇小说

《湖道》 漠月
《日子》 陈忠实
《遍地白花》 刘庆邦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魏微
《逃亡》 杨显惠
《鞋匠与市长》 赵本夫
《地下爱情》 孙春平
《把门关上》 戴来
《铁支子》 聂鑫森
《成珠楼记忆》 张梅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年中国

小说排行榜

(中)

中篇小说卷

中国小说学会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方方，出生于南京，原籍江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电视台工作。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82年始发表小说，已出版中长篇、散文集四十余部。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韩、意等文字在国外出版，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奔跑的火光

方 方

—

英芝想，我应该怎么说呢？

英芝正靠墙而坐。墙壁上污迹斑斓，一层覆盖着一层。在英芝想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怖时，她便将眼睛落在那里。她使劲猜测它们究竟是些什么。那最初的污迹是什么人留下来的。是不经意的痕迹还是心情的发泄。每一个留在这里的人，都不会有一副好心情，这很显然。

此刻，在英芝正面的墙壁上，面对着她的是一行深红色的字。不是血写的。那字歪歪倒倒着，仿佛是一个个散了架子的人。墙说：你为什么不爱我？！

唉，这是一个没有逃出爱情魔掌的人，英芝叹想，如果能为爱情而死，也算值了，好歹也曾幸福，而我却又是为了什么？

睡在英芝旁边的余姐告诉英芝，写这个字的人叫芬

苹，她的男朋友跟她睡了五年，让她做了四回流产，结果有一天他轻轻松松地告诉芬苹，说他对她从来也没有过爱。芬苹一气之下，在饭里下了毒。那男人被毒死了，死时脸色发青。芬苹在这里等了五个月，然后就被毙掉了。毙她时就是一个春天。那天大家正在说估计现在外面的花开得很放，芬苹也跟着说。还说好喜欢她家院墙后的指甲花。结果来了人，把她提走。所有人都晓得，她永世难回。

高墙的上部，几乎快与天花板相接了，有一个窗口。它在白天总是灰白的，更像有人贴上的一张方纸。英芝从来也没有看到阳光从那里路过。英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根本失去看到阳光的能力。

每一夜每一夜，英芝都觉得自己被火光追逐。那团火光奔跑急促，烈焰冲天。风吹动时，火苗朝一个方向倒下。跃动的火舌便如一个血盆大口。一阵阵古怪的嚎叫从中而出。四周的旷野满是它惨然的回声。

余姐说那是恶梦。到这里来的人，都会做恶梦。而且每一个恶梦都充满恐惧。

但英芝知道，并不完全如此。

英芝说，让我一切从头开始吧。

英芝一开口便泪流满面。让她说自己的故事令她心如刀绞。但英芝明白，她必须说出一切，她若不说，就算她死了，那团火也永远不会熄灭。

二

开始的日子是在秋天。

对于乡下女孩英芝来说，一年四季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平平淡淡。这一年她高中毕业。英芝没考大学。大学对英芝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花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读书又是何必？村里的春慧读得眼睛看路不清，而永根就如同一个傻子，他们都是英芝的同学。英芝常常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比方夜里走路，春慧就要拉着英芝，比方自行车掉了链条，永根就要求英芝帮他装上去。英芝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他们俩的样子，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所以英芝没去考大学。她毫无沮丧之意。出了校门，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走进学校，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不去上大学是她本来的心愿。

英芝住的村子叫凤凰垸，离县城只十几里路。知道凤凰垸的人都说这里的人精明。但凤凰垸却并没有因为精明而富起来。英芝的家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英芝的爹虽然在田里干活，可英芝的妈却在村口路边开了个小店铺，卖点柴米油盐，比起那些光种田的人家，手上就要活泛一点。除了凤凰垸最有钱的三伙家之外，还真说不出哪几户人家比英芝的家里更富裕。

关于凤凰垸的精明都落到三伙一个人头上的老话，英芝小时候就听讲过。三伙上学一直上到了县中。三伙当红

卫兵一挥手人人都跟在他后面跑，一直跑到汉口。三伙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然后就赚一笔钱回来。如此之类。凤凰垸村里的人冬天没事干时，最喜欢议论的人就是三伙。三伙的爹是个歌师，方圆十几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上门去唱。红喜唱戏，白喜唱丧。日子再苦，从没见过他家苦过。三伙的爹死后，家里没人照顾，三伙就不再出门。三伙接下他爹的事情。三伙当然没他爹唱得好，可那有什么关系？三伙自己拉起了一个班子，名字就叫“三伙班”。倘有人要请唱班，只找三伙班就是。三伙骑个自行车，东村跑西村串，一家喊几嗓，吹唢呐敲鼓扯胡琴打板的，一下子就找齐。三伙不吹不弹不拉不唱，只在当中抽头。三伙嘴能说，又舍得做，结果做得比他爹名声还大。三伙在村里最早盖砖房。红瓦白墙，屋中间吊着电灯，晚上灯一亮，明晃晃照人脸，看红了村里多少人的眼睛。三伙的本事在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他都能赚钱到手。英芝的两个哥哥，一心想做三伙这样的人。下广州上东北，皮都脱掉三层，回来时跟出门时一样穷。其中一个还闹下一身花柳病。三伙一边看得哈哈大笑，他笑起来像风声呼啸，那风从你头上刮过时嘶嘶炸响，让人恍然觉得他的肠子正在被他一根根地笑断。英芝两个可怜的哥哥只好在三伙的笑声中回到他们的老地方——一张麻将桌上。三伙说，干这个的就别想干那个，干那个的就别想干这个。这是天数。你想改就改得了吗？

三伙已经快四十八了。脸皮老得像英芝的爹一样。而

英芝的爹比三伙大上十岁不止。三伙指着自已的脸说，科学家说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多，人就聪明。我呢，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已经长满了，脸上这些是从里面漫出来的。三伙总是这样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英芝从三岁起就讨厌他，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三伙却从不知道英芝对他的厌恶。英芝毕业的第二天，他竟颠颠地上门来找英芝。

心闲的英芝正在院里跟侄儿茗伢打扑克。三伙说：“英芝，回啦？”

英芝没抬头，嗯了一声，又对茗伢大叫：“不准痞牌。”

三伙说：“英芝，玩这有么意思？一分钱也挣不到手。”

英芝一翻白眼，说：“我又没想挣钱。我爹妈养得起我。”

三伙一笑，说：“爹妈能养你到老？”

英芝嘴上没说话，心想倒也是。茗伢说：“你管得着吗？我姑爱玩牌，么样？”

三伙说：“要是有个赚钱的机会，你问你姑是玩牌呢还是赚钱？”

英芝心里“咚”了一下，暗道那还用说，哪个不想赚钱呀。可英芝讨厌三伙，没直接搭他的腔，英芝对茗伢说：“出你的牌，屁话少说。”

三伙说：“不想赚钱？”

英芝说：“这种好事，哪轮得到我？一个大王。”

三伙说：“要是轮到了呢？”

英芝大声答道：“我干么事不赚？”

三伙乐了，高声笑起来，又有嘶嘶嘶的声音从英芝头上拉过，跟拉锯子似的，令她头疼。英芝说：“要笑到别处去笑。我听这声音就头疼。”

三伙说：“好好好，下面我就说个让你头不疼的。”

三伙说农村而今办红白喜事，唱戏哭丧没人听了。时代变了，老把戏没市场。现在大家爱听流行歌。特别是听香港台湾的歌曲，哼哼哈哈的没个听头，可就是有人爱听。所以他把三伙班人马全部换了。他投资买了一套卡拉OK，还买了喇叭，又找了几个年轻人跟着唱。上月带着那些东西到柳家洼，哪晓得，台子一搭，音乐一响，人群像水一样流过去。结果一连搞了几场，大受欢迎。听的人点歌点得忙不过来。现在连江对岸的人都划船过来接。过个把月，高考公榜，那些有伢儿考上大学的，必定要摆酒席。已经有几家到他这里来预约了。现在的价格，请一场五百块钱。生意好时，就提到六百一场。加上点歌费，各人一摊，差不多唱一场一人可以赚大几十块。

英芝先只是听，听进去后，就觉得确实是个好生意。嘴上却还说：“你有人了，找我干么事？”

三伙说：“我那里有三个男伢，一个负责换碟，两个伢儿唱，倒也够。可是女伢只一个。女伢少了，观众听起来没得劲，我晓得你的歌子唱得好，我有一回过年听你唱

过‘九十九朵玫瑰’，唱得蛮好。你入不入伙？”

英芝心里惊喜万分。唱歌本来就是她喜欢的事。如果能像歌星一样又唱歌又赚钱，那不更好？可英芝还拿着架子，说：“你拿我开心吧。”

三伙说：“我开你么事心？今天下午就有一场，上场就有钱。你不信去一趟，没拿到钱我围你屋爬三圈。”

三伙的话说到这地步，显然也不是骗人。英芝忙说：“那好，我去。”

三伙跟英芝敲定碰头时间，就走了。三伙一走，英芝立即把牌甩了。几十张牌从空中撒落一地，气得茗伢一边捡牌一边骂：“我唱唱唱，唱了去死呀。这么好的牌，白起了。”

英芝说：“你咒我，我死后变成鬼也要撕烂你的嘴。”

英芝说着便跑进屋里给自己挑套衣服。英芝的衣服没几件，上学穿的有，上台穿的就没有了。英芝找不下衣服，就上灶房找她妈发脾气。英芝说家里再穷，也得给姑娘买一套可以上身的衣服呀。英芝是家里的独女儿，一向在做妈的面前骄横惯了。英芝妈说你哪件衣服都比我的好，怎么不能穿？英芝说没一条好看的裙子。英芝嫂子见吵，就拿了她做姑娘时的一条裙子给英芝，说是她穿反正是小了，不如送给英芝。嫂子的裙子是淡红色的，上面起着一些黄色的小碎花。领口尖尖着，背后还有两根带子系成蝴蝶样子。虽然有点旧，可英芝穿上身后，倒也显得蛮好看。

三伙一见英芝如此，眼睛就亮了，说：“好好好，会打扮最好了。”

唱歌是在老庙村。因为村后有座老庙而得名。老庙村离凤凰垵有四十几里路。老庙村村长给儿子办喜事，特地开了卡车来接三伙班。三伙在车上拿了歌单给英芝看，问英芝会唱哪些。英芝看几眼，说差不多的都会。学校门口有几家卖衣服的店铺，成天敞着喇叭放歌，想不会都不行。三伙说，那就点几首喜欢的。英芝就点了“心雨”，点了“十五的月亮”，点了“千纸鹤”，点了“常回家看看”，最后还点了“九十九朵玫瑰”。三伙说这支歌非得唱。所有的歌对英芝来说都熟悉不过。换碟的男伢叫文堂。文堂说，正式唱之前，还是试着合一下，免得到时候跟不上。

村长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房，面向马路的外墙还贴了明黄色的瓷砖。望去比三伙家的房子还要气派。隔得老远，就抢人的眼睛。三伙说，村长就是村里的皇帝，所以得用皇帝的颜色。三伙跑的村子多，他的话就是道理。

唱班的台子搭在村长的东屋的窗下。与大门稍稍错开。台子有两张大床那么大，一尺半高，上下十分方便。这是三伙亲自设计的。底下是木条钉的架子，上面铺着木板。由八块拼成。拼装拆卸都极其方便。搭好的台子上还满铺着红色腈纶地毯。地毯很旧，不晓得是什么人淘汰给了三伙。音箱有两个，立在台前。正儿八经有麦克风，撑

在中间，就像领导作报告，有模有样。台子搭好，电源接通，音乐响起，人就围了上来。

这一切，都令英芝意外。英芝对三伙的讨厌仿佛也因此而改变。英芝对三伙说，想不到真不错。三伙说，不是吹牛，方圆几百里内，就我这个班子最豪华。事情就得这样做，请班子的人，讲的就是个排场。我这里就是要他讲个够。这样他才开心，要不，哪个请你？

英芝想，三伙就是有他的一套。

人家办婚事，客来客往，三伙班就只管一曲接一曲地唱。喇叭放得很响，村头村尾都听得见，站近了还有些炸耳。有人点歌，也有人献花，实在是很好玩。英芝头一回上场，并没有紧张，反而觉得刺激，于是亢奋。一亢奋，就超常发挥。英芝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唱得这么好过。一歌唱完，围观的人都使劲鼓掌。新娘还没有接来，客人们都在聊天说笑，说得开心时，也乱七八糟地点歌献给某某某。献歌时把人名一点，就会有大笑冲天而起。村长因了这些笑声，开心得要死。没结账就先给每人塞了十块钱。三伙对英芝说，这十块中有五块是她的，这是规矩。

村长的儿子朋友不少。一伙人反反复复地相互献歌。说笑打骂，把烟头丢得满地，闹成一团。唱着唱着，他们就把一个高个子往台上推。推时还叫：就要和那个穿花裙子的女伢对唱。那高个子不肯，使劲反抗。围观者都大笑着看热闹。一个黑胖子说：“贵清，你只要唱了，昨晚上输的钱一笔勾销。”另一个光头的人也说：“是呀，你只要

唱一支歌，你输我的那笔钱，也算了。”

叫贵清的高个子停下挣扎，说：“你们的话当真？”

光头说：“哄你我就不得好死。”

黑胖子也说：“哄你我就是个王八。”

贵清就笑道：“光头和黑胖，你俩哄不哄我，照样一个不得好死，一个是个王八。”

贵清话音一落，台上台下的人都笑得一哄。英芝也笑了，她觉得这个叫贵清的高个子说话蛮有水平。

贵清一步跳上台来。他摸摸头，说：“唱么事？我还不晓得我会唱么歌。”

台下就又笑。光头说：“就唱那个‘明明白白我的心’。你打牌时唱过的。”

这边一闹，围观的人更多。连进到屋里的客人们也都跑了出来。三伙高兴，忙低声跟英芝说：“英芝，全靠你了。唱亲热点，效果好，点歌的人就会多。”

英芝自是明白三伙意思。她上前伸手拉起了贵清的手，将他引到台中间。然后让文堂起音乐。台下的哄笑声更高，连口哨也响了起来。

英芝一往深情地对着贵清唱。但到贵清开口时，却发现他跑调跑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法把歌唱下去，而台下的哄笑已成狂笑，口哨亦更加尖锐。贵清一紧张，就跟不上词了。英芝低声说：“莫紧张，你跟着我唱。”于是英芝帮贵清唱了起来。英芝唱时，时而作深情凝望状，时而将头倚在贵清肩头。媚眼丢得台下一阵阵鼓掌。英芝以往上学

时，放假回家，常常下田帮妈妈干活。从那里学会了打情骂俏。这时候在台上，她便轻而易举地运用起来。一曲唱完，又扭又撩，英芝已经把台上台下的人都逗得兴起。台下的人便乱喊着：“亲个嘴！”“贵清，摸一把。”

三伙兴奋得脸颊通红，连连道：“英芝真是了不得的小妖精。”

点歌的人就更多了。音乐一下都不间断。一直到接新娘的小车开来，尚有许多人不看新娘而要点歌。都说村长儿子结婚就是不一样，要热闹有热闹，要排场有排场。村长被人赞美得发昏，晚上结账时便给了三伙八百块钱。而三伙也发了昏，当下便掏了一张百元大钞给了英芝。加上点歌的四十八块钱和被三伙提成了五块的村长小费，英芝这天一下就赚了一百五十三块钱。她惊呆了。她从来也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更加从来没想到钱竟是这么好赚。

英芝知道，她的生活将因此而改变。

三

英芝决定去县城买一两条专门穿了唱歌的裙子。她看过电视。那里面唱歌的女歌星都穿得很露。所以，英芝也要为自己买一条露肩膀的裙子。还要买一条上下脱节，露出肚脐眼的裙子。她知道这样一穿上场，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欢迎。英芝把她的想法告诉三伙。三伙一拍手，说：“我正想跟你说这事。我这里贴你五十块钱，你再买一条

透明一点的裙子，里面的短裤买那种蛮小蛮小的三角裤，莫再穿乡下人的大花裤头。城里人叫这是‘性感’，乡下就叫这‘勾人’。再买一点胭脂把脸上抹一抹，嘴巴要搞得红通通的，好撩人。再把歌子唱得人心里麻痒麻痒，你就成功了。英芝呀，我真没有看错你，你赚钱的前途大得很呀。”

英芝心里十分高兴。她拿过三伙的五十块钱。三伙把钱递给她时，笑道：“英芝呀，我以前还不晓得你这么骚哩。”

英芝拿着钱往村外走，走时想，我骚不骚关你屁事。你这辈子也莫想占到我的便宜。

英芝在县城的精品屋很快就买到了她想要的东西。英芝为砍价花了两个多小时，结果她大获全胜。全部东西加起来，也没花到一百块钱。英芝觉得真是太划得来了。一高兴，又为自己买了两件粉红色上绣着金丝花边的胸罩。胸罩亦当即试过，试好就没有摘下来。走出店门，挺胸昂头，英芝觉得她这辈子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

英芝在县里的银行办了个存折。她存进了一百块钱，是定期。红色的小折子从她的手心一直烫到了心里。她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更好。最后她将它插在了胸口。新穿的胸罩紧紧地绷着胸脯，比口袋更保险。英芝放妥帖后，昂首挺胸地走在了县城的大马路上。她能感觉得到胸口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英芝是她家惟一个有存折的人，而且她走出校门才只几天！而且她并没有出半点的劳力！英芝

想，这是什么？这就是说她有本事！本事是天生的，而不是学来的。这么想过，她就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无比骄傲，觉得整个县城大马路上的人都在向她羡慕地张望，于是她走路时胸脯就挺得更高了。

英芝打算坐车回家吃中饭。在县城的汽车站，有人喊她，她回头一看，竟是那个老庙村与她同台唱过歌的高个子贵清。

贵清推着一辆新自行车。他在望着英芝时，脸上有一种惊喜交加的表情。这表情好让英芝心生得意。

贵清说：“你进城买东西？”

英芝说：“是呀。你这车，刚买的？”

贵清说：“可不。打那天上台唱了歌后，手气就特别好，这几天天天都赢钱。赢了钱就想到你们凤凰垸去找你玩。全靠你那天帮我转了运。不过到你那边太远了，我就想反正迟早要买辆车，干脆用这些赢来的钱买下好了。”

英芝就笑了，说：“瞎扯！你是看到我才这样讲的。”

贵清认真道：“王八乖乖儿才瞎扯，真话是想要去凤凰垸的。”

英芝又笑了起来，声音格格格的十分清脆。英芝说：“那你肯定就是个王八乖乖儿。”

贵清被英芝的笑声撩得耳朵发烧，他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耳朵，然后也笑了，说：“你吃过饭没有？”

英芝说：“没有呀。你是不是想请客？”

贵清说：“你要肯陪我吃饭，我就高兴狠了。”

英芝想，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干么事不吃他一顿？想好就说：“好呀。我这个人最喜欢别人请我吃饭。”

贵清高兴道：“那好，我以后就多请你。”

车站旁边正好有一家名为“好再来”的小餐馆，两人便走了过去。餐馆人不多，靠里的墙角正好有一张两人坐的桌子，贵清说：“这里最好，就像是正等着我们来吃似的。”

英芝说：“你想得美呀。”

贵清让英芝点菜，贵清说只管点。英芝想就算你赢了钱，又能赢多少呢？便随便点了两个小菜，一盘炒豆腐，一盘炒肉丝。贵清看了就笑，说：“吃这些菜？你还不如回去吃好了。”于是他拿过菜谱，点了一盘椒盐虾，又点了一盘红烧野兔。贵清说这家的红烧野兔做得特别好，他跟友杰一起来吃过一回。友杰就是他们村长的儿子——那天结婚的那个。

英芝从来没有在外面餐馆吃过饭，以前在学校就是食堂蒸饭，自己用瓶子带点菜去吃，回家后，也没哪个想起来应该到餐馆吃回饭。直到这天英芝饱饱地吃了一顿餐馆，才晓得餐馆的菜真是比家里的菜好吃一千倍。英芝全副精力都放在吃饭上，而贵清却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贵清说他中学毕业就回家了。他家就他一个儿子。另外再有一个妹妹，正在县里读高中，住读。他家在村里条件不错，因为他爹特别能干，种了个果园，所以在村里也算是个富足人家。他自己有时出门帮人做装修，有时懒了，不